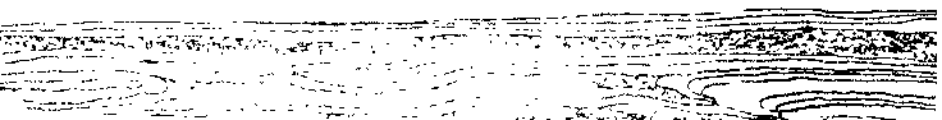


楊州夢

吳生口東法

行印局書界世



(明)周生著
朱劍芒考

美術學
名著叢刊

揚

州

夢

世界書局印行

揚 州 夢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原 著 者	編 校 者	發 行 人	出 版 者	發 行 所
周 生	朱 劍 芒	李 煜 瀛	世 界 書 局	世 界 書 局

揚州夢考

朱劍芒

一 揚州夢的主要記載爲花叢掌故

揚州花事本歷史上所著名

「揚州夢」三字，當然取自杜牧詩句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」我們在歷史上講，揚州繁華，本不亞於蘇杭，且在蘇杭未發達以前，揚州已成爲東南勝地，金粉之盛，遠過秦淮，隋煬帝南巡臨幸，沉湎酒色，以至於亡國，這就能想見當時的繁華！後來花事日盛，從唐以來許多名人詩句中，往往可以看到，如「煙花三月下揚州」，如「春風十里揚州路」，如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等，旖旎風光，一時無兩，便是到了現在，論及歌衫舞扇的艷迹，還是以蘇揚並稱。一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，一試看一般人對於揚州的繁華，是如何的醉心啊！

作者是個老於花叢的才士

揚州夢作者，自署爲焦東周生，他的名字叫甚麼，已無從考究。焦東大致是鎮江的別稱，周生寄居在揚州，歷時必久，所以能熟知社會風俗，以及一切掌故。他在太平軍未到江南以前，和一班詩壇好友，天天過那章台走馬的生活，因之關於揚州的花叢掌故，尤其熟悉。揚州夢第三卷內，曾設辛亥年二十九，辛亥爲咸豐元年，可知他生在道光三年，向花叢游歷，也正在少壯的時期。蘅生和江東俠，都是他三十以前所用的別號。周生在當時朋儕中，以能詩著稱，頗爲一般詩妓所傾倒，像他，真可算個老於花叢的才士了！

亂後風光作者亦時有寄懷

作者寄居揚州，經過洪楊之亂，所作揚州夢一書，記人記物，回首當年，都不免有滄桑之感。本來，越是繁華區域，一經離亂，更顯得銅駝荆棘，滿目淒涼，況乎把把門巷，人物全非，作者於亂後重臨，當然像詩人崔護，有「人面不知何處去」之歎了。試讀他第一卷內爲美人高阿紫作傳，有一段

最能表顯其感傷的文字，說是：

周生夢醒，甚欲說夢。適值兵燹之變，意旨恍惚，復又入夢。昔日之夢，驚花夢也，今日之夢，羅剎夢也。而於羅剎夢中，返思昔日偃香抱玉，和粉調脂，盟紅誓綠，吟風弄月之情，而驚動魂魄，神思不續。即將花雨洗腸，薇露盟手，吞吏部家，借謫仙筆，有錦心繡口，其一時狂風驟浪，急雷巨霆，怵目惕肉，則牢騷抑鬱，慷慨激烈，焦勞愁思之氣，不得不顛倒蕪穢，雜亂於中。而況狂風驟浪未定，急雷巨霆未歇，舉昔日偃香抱玉，和粉調脂，盟紅誓綠，吟風弄月之情，皆為牢騷抑鬱，慷慨激烈，焦勞愁思之氣所奪。有怵目惕肉，驚魂動魄而已，豈有錦心繡口以寫其驚花夢哉？

此段在亂離時所作，所以說「狂風驟浪，」「驚魂動魄，」而更稱之為「羅剎夢。」再有明珠傳中的幾句，對於亂後風光，尤其來得感傷，他說是：

今者徐臨門女牆倒矣，暢樂園荒煙繞矣，而明珠之舊居亦蕪草矣！往事三年，變端百出……當時江南諸郡，盡遭兵燹，况歷三年之久，當然是變端百出了！

二月仙是花史上第一個人物

月仙傾倒周生頗似
董小宛之於冒襄

揚州夢首卷二十二美人傳略，當然以月仙為首屈一指。月仙是個詩妓，亦是個情妓，她的傾倒周生，真和董小宛傾倒於冒襄相似。月仙既蓄志從，自贖其身，且學作操

家，而周生的夫人，亦力勸納娶，依當時情勢，名士美人的結合，似乎已不成問題。豈知好事多磨，兵亂忽起，從此分離，竟至月仙的結局也無從訪問。月仙傳中劈首一語，就說「人之遇合，詢有數哉！一他們後來終於不能結合，其實也逃不了一個「數」字。小宛雖說短命，究和冒襄成了眷屬，遺留影梅庵不少艷史，稱為千秋佳話。月仙亂中他走，不知所終，事敗垂成，道真令天下有情人聞之，亦代為抱憾的！

月仙鍾情廬生嘗有露骨的表示

月仙對於周生，在未宣布委託終身以前，情深意密，已常有露骨的表示，試看第三卷內，有如下幾段記載：

人有呼蕙娘（月仙字蕙君）爲弟者，欲其答以兄也。蕙娘詎曰：『誰與君拜盟者？』他日余作書，蕙娘於余親寫「八兄」二字，（周生行八，人或稱周八）其人適見之，詎曰：『誰與君拜盟者？』

辛亥冬月十九，愛珠（月仙名）謬言生日，疊次邀我明日與炎翁、翼風兄過之，……晚宴進觴，堅求一飲，甫沾唇，輒大吐，扶我牀上，覆衣坐侍，意似甚不安，……由是愈信余言真，背地告人，自悔冒昧。

搗酥爲餅，脂娘脂拌糖鹽分包之，號爲壽油……午後，珠兒（即月仙）咬數餅與我，又奪我殘餅食之。唇脂紅染，艷生齒牙，老饕饒食福矣！奈何美人亦食我吐餘？

夏午過木石園，適雲娘（月仙作畫小印稱雲仙）初起曉妝，見余汗流浹背，順手取盆中巾帕授之。他客嘲曰：『往日盟手誤取，便百端不潔，再三搓洗，今何如矣？』雲娘不能答。

在這幾則瑣事中，不能不認月仙鍾情周生，達於極點，尤其是首尾兩則，她在人前無意中作露骨的表示，這就怪不得要受他人的詰問與嘲笑了！

三 在揚州夢中可以看到當時風俗的敝壞

社會上習俗的奢侈

揚州夢第三卷內所記，除了自己在花叢中所過的生活，關於揚州社會上的風俗習慣，記得極其詳盡，所見所聞，總是窮奢極侈，如士女出遊時的濃妝艷服，如親朋讌會時的山珍海錯，甚至日常用具，各尚珍奇，非時小食，務求精美，木器以花梨紫檀爲常品，襯衣非湖縐杭綢則不製，如下列一則，奢侈之風，真足令人咋舌！

裘則虎爪獺脊，以茸上霜，翰林紹作裏，倭紉亦重，粉狼、猓獺、獬次之，灰背狐、純紫羔，舊列貴品，近來豪傑僧

越，觸目盡是！

以豪傑而穿此貴重皮衣，其主人之習於奢侈，更可想而知了！

一擲百萬可
見賭風之熾

凡是風俗奢靡的地方，賭風必盛。初則富商或豪貴子弟，於花天酒地之餘，以此爲娛樂；風氣所及，即非富厚，因妄冀獲利，亦遂從事豪賭。揚州夢中曾說：「同游會聚，多喜開葉，余不解此樂，惟端默靜坐而已。」作者終日在青樓中廝混，既不能飲，又不解賭，要在今日，定有人笑他是個風月場中的傻瓜了！他說：「同游會聚，多喜開葉，」可見除了他竟是一個不喜賭博的。又有一則記的是：

家無斗儲，一擲百萬，漢稱豪傑，廣陵諸無賴皆能之。開葉猶有限制，搖寶一局，窮而益追，必至大敗。乃少年挾貲，竟借此圖頭分彩，謂不破己囊。

「家無斗儲，一擲百萬，」這真是風俗最敗壞的一端！開葉是現在的打牌，搖寶今稱爲搖攤，他所說的「少年借此圖頭分彩，」那就是今之所謂「頭家」了。作者當時，已非承平之世，而社會上之風俗，已如此敗壞，作者一寫再寫，當然抱有無限深意，「茹骨在喉，不吐不快，」一也就是這句話了！

四 作者在繁華境域中的憬悟

作者對於豪華
生活的批評

我們在揚州夢內，可以承認作者決不是個不知稼穡之艱的純袴子弟。他雖徵歌逐舞於紙醉金迷的場所，但對於過於奢侈的豪華生活，亦嘗有嚴刻的批評。試摘數則如下：

婦人一衣四鑲，寬邊加芙蓉帶，牙真金鑲陪色，每三四倍正價。又復時時翻新，花樣一古，遂置高閣，可謂「暴殄」一

平時熱客，一席費數萬錢，或十數萬錢。席賓主數人，人各攜一妓，或二妓，妓各賞萬四千錢……僅云酒食，則燕翅江瑤柱，亦不過萬錢而已。語云：「富貴一席酒，窮漢半年糧。」何不節之以周不足，豈止癯窮漢半

年

婦人衣服的爭尚奇巧，花樣常翻，甚至費了不少金錢，不少人工，而穿不到一二次，這實是暴殄天物！至於一席之費，動至數萬十數萬錢，真忘了世間尚有飢寒交迫，不能生活的人！但是他們決不會節此糜費以周濟貧困的作者！豈止濟窮，漢半年」一語，亦可謂慨乎言之了！更有一則，他說：

……恒至邵園，堂管見余笑容可掬，若素識者，問：「老爺今何早？」麪至少而絕佳。賞青蚨百頭，以爲擴充矣。堂管詫之，意若減平時遠甚，不知何事得罪，而又不敢求贈者……吾郡人惜費，早坐教場茶館，數十錢使堂管買上好醬醋麻油，至麪館下乾拌，稱言愛潔，作嬌貴兒如意態以掩之，揚人目爲鎮江派。

作者以鎮江人而不願自居於鎮江派，在麪館中表示闊綽，那知堂管雖然誤認，結果總覺其給錢過少而發生詫異，此則頗含滑稽意味，而作者不滿於揚州社會的習俗奢侈，也是意在言外的。

作者迷戀花叢已
深知鴉片的流毒

在道光年間，鴉片一物，雖經林則徐禁止入口，引起重大交涉，而國人嗜吸鴉片的，還是很多。揚州第三卷內，也常常提到鴉片，在當時，鴉片煙真可算得唯一的消遣品；常在花界中酬應，鴉片更是一種必需品！作者非但自己不吸煙，還能痛論其害處，這又是遊歷花叢所不易多觀的！他說鴉片的害處是：

洋烟誤事，能令性急人懈緩，和平人乖張；且上癮後，毒不過三十年，以火耗其精也。有人借其力夜讀書，未兩年患食癰死，况作媚藥用乎？

在這幾句中，即可看出他對於鴉片真是深惡而痛疾的。下文更說到揚州社會上鴉片的流行：

然揚人食此者六七，率個儼聰明人，誠以往來酬應，煙燈對臥，則心無不談，謀事甚易。有時吸數口，相火乃旺，精神若一振，無事醉眠，如飲酒微酣，魂蕩欲仙！

當時鴉片的盛行，各地皆然，本不限於揚州。鴉片確有一種魔力，所以能使嗜吸的人如此之多。再下，便是說花

柳場中的易於上癮，與自己能避免此嗜好方法：

至狹斜遊，以此爲富貴本色，諸姬敬客，筆言不能，誠實者，遭笑人堅請，情似難卻；初亦留神，或隔日不食，謂可無事，不知已上癮矣。平日戒朋友明切嚴厲，未幾乃自蹈之；他友又來戒，未幾亦然。防人勸說，率先言當戒，止其煩瑣，或告言已戒。余於此陶鎔十數年，甘苦閱歷，如經親嘗。初晤雲娘，用此爲敬辭，以五臟不受，不得勉強，半咽作欲嘔狀，乃閉目微臥，片刻起，與對燈談笑，歡若忘形。蓋余之操此術也久矣……

此段描寫一般癮君子的所以上癮，與防人勸說時的情狀，真所謂「繪聲繪影」！至他自己所用避免被人勸迫的方法，更是妙極！因爲「筆言不能」，因爲「情似難卻」，那就不免要上癮。他在最後又說：「但戒亦有善方……無如人不深信，癮由疑生，此害不知胡底！」在距今百餘年前，對於鴉片流毒，已有如是見識，這也是很難得的！

鹽商末路引起作者非常之感歎

揚州鹽商的富豪，是舊時所著稱的，書中對於鹽商末路，也有詳細的記載，如：

自鹽務改票，裁汰冗費，城內外爲倡者，約添三千餘家。此輩受祖父餘蔭，有一名目，日得例規，輒酣歌豔舞，婦女亦逸樂嬉笑，惟知妝飾，驕惰既久，一旦失據，衣食無着，又不能事事，且習苦未慣，無可如何，與妻子計議，惟此事較便，遂忍心爲之。噫！此無功而食者之下場也！當時幸其得，於此見其失矣！可懼哉！可哀哉！

惟其不勞而獲，才養成驕奢淫佚的習慣。一旦失所，妻女淪爲倡妓，「此事較便」四字，斷送了多少好人家的青年女子，不獨鹽商的末路如是一般，席豐履厚，祇知逸樂的家庭，遭逢意外，生計獨絕，像如是結果的，世界上正不在少數呢！

五 揚州夢前後各卷的不同

末卷雜記瑣聞
與勸戒錄相似

揚州夢首卷爲二十二美人作傳，次卷錄同人所作的豔情詩詞，三卷雜記揚州風俗習慣，以及花叢中的掌故，惟有末卷最奇，所記的盡爲瑣聞佚事，且多不離於勸善戒淫本旨，真像一種勸戒錄。此卷爲亂後所作，爲花事飄零後所作，那也是可想見的。不過很有幾處，帶有迷信色彩，假使沒有以上各卷，那真要說是神怪筆記了！

作者在揚州夢醒
後亦頗多懺悔語

凡情場中閱歷深者，始足以語懺悔。作者既是個老於花叢的才士，一旦揚州夢醒，回顧當年，惕然懺悔，那自然是不免的。揚州夢第四卷內記其幼年間調戲婢僕一則，表示懺悔，語極誠摯，真可算得青年的藥石。他記的是：

琪花夢花，一童一婢，垂髫無知，淫朋誘使狎琪花，琪花樂從，余念其良家子也，弗聽。至今思之，覺五內清涼。初解人道，未知作何狀，調蓼花不成，至今思之，覺汗流浹背。古七歲別男女，今並當慎擇交遊！

一習之年，受淫朋引誘，本是最危險的事。作者雖調蓼花不成，而思之覺汗流浹背，并以慎擇交遊爲戒，那真是根本懺悔而足使人欽服的！至於琪花已樂從，乃能臨崖勒馬，這尤其是值得贊歎的！

結尾一絕最能揭出
作者著書的本旨

揚州夢全書，以夢作結，作者本意，在與此書的命名相照合。至謂夢見周清臣所撰夢華錄，主要在點明「真因幻想」四字，是夢是真，那是一望可知的。結尾所吟一絕，萬事黃梁醒後安，不須豔筆寫巫山，家庭自有團圓樂，世界須彌冷眼看。此二十八字，完全在揭出著書的本旨，凡在花叢中經歷過的，能作此語，方才算得真正的覺悟！

序

維揚爲古名勝地。清乾嘉時。麇商叢聚。驕奢淫佚。駸成風尚。粉白黛綠。賣笑倚門。門靡誇多。不下於今日之申江。過江名士。如鯽之多。醉生夢死。於其間者。不能屈指數。是編爲江南圖書館抄本。焦東周生所著。敘其一生花叢之經歷。燕朋狎友之唱和。揚俗之繁華。揚人之迷信佚事異聞。悉載無遺。詩詞之膩豔。文筆之雋秀典雅。洵非近代小說家所可望其項背。原本魯魚豕亥。訛奪頗多。校勘數過。間有未能通明處。當沿蓋闕之例。

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浴佛日葆輿子書

揚州夢總目

揚州夢考

朱劍芒

序

葆興子

正文四卷

周生

卷一夢中人

卷二夢中語

計詩六十五首詞二十九首
駢文四首雜作二首

卷三夢中事

卷四夢中情

揚州夢

焦東周生著

卷一 夢中人

何時非夢。夢有險夷。何地無人。人有妍媸。因夢幻夢。即人論人。人中夢不假。夢中人自真也。集夢中人。

畢生婦

辛丑五月搭散人船赴廣陵。赤日行天。流水欲沸。艙不滿七尺。內外坐二三十人。一時秀才酸氣。鄉先生腐氣。和尚酒肉氣。負販愁氣。守錢虜臭氣。衙門人僕隸惡氣。皆隨汗出。聚於鼻觀。不辨何味。而又東船離商開江。鏗西船宰官起馬砲。迫使炎氣。直攻心肺。殆不可忍。有談客作而起曰。諸君亦知揚州有美人乎。笑人不知與蘇小葛嫩若何。但見繡懸髮蜨穿裙。燕學語。鶯偷聲。山迎眉而失色。水遇目而不明。露杏避消粉之靨。含桃羞纓朱之唇。鏡能寫形。不能繪神。夢能寫魂。不能得真。寄情於一笑一顰。寄趣於一喜一嘆。寄韻於一詠一吟。寄態於一嘔一呻。斂衽當道。敬而弗親。把袂名流。愛而弗尊。千金聘之而不顧。百璧求之而不贖。重大使而不許以心。憐真才而不委以身。而笑人顧欲朝夕從人者也。當此之時。秀才作狂。鄉先生不復能爲道學面目。和尚海削髮。負販守錢。虜思破家。衙門人僕隸擬投身親使令。而汗亦自知形穢。不敢公然出矣。談客又作而起曰。諸君亦知吾潤有畢生乎。畢生名芬。字桂芬。讀書不成。棄而遊貴顯之門。位亦處賓僚之末。而其用則輕。俸不敵婢僕之半。而其事則均。以文章爲顏色。以遷就爲殷勤。以筆墨爲奔走。以將順爲趨承。凜凜焉。惕惕焉。屏息效能而氣不敢伸。然而一有弗當。驅之使行。如夫棄妻。再見無因。身無餘蓄。衣無完裋。踽踽涼涼。進退逡巡。此豈幕府之流民歟。何其貧也。當此之時。秀才欲哭。鄉先生謂早知如此。和尙連聲呼佛守錢虜僕隸及衙門人。亦解歎息。作淒楚狀。而人心各耳。氣幾不用。爲何物矣。談客少坐撫掌而言曰。懷笑人者。懷之無可懷也。哀畢生者。哀之無足哀也。笑人者。畢生之利錢。畢生者。笑人之玉臺也。畢生既失意。自思居豔地三五年。曾未暇一遊風月。而同門客顧日日章。畢生兩耳付耳落拓去。使故鄉人問登苑誰青樓第一。其將何詞以對。因思彼走馬者。能得青樓法乳。以媚骨取。

錢供揮霍。故青樓亦樂媚之。我張空拳作關門。不遭白眼。亦資冷笑。又思此中人嘗愛我詩字。未必一轍。且天生寒薄命。與使伴俗物。依然餓殍。不如拜石榴裙下。受窘辱死耳。遂乃絕意以行。無衣履假之友。不識門戶。就素所悉聞者。約略求之。至則同門客方酣宴。羣姬出席。上座者顧美人曰。我贈爾扇。乃此生楷法。美人出示。意引生入內。笑曰。畢郎高興。不怕娘子酸耶。生曰。失路人自身不保。何處討婆子來。美人曰。少坐。俟我出。則羣坐猶未定。酒再巡。笑人入曰。畢生爲宋府親客。何暇得來。生歎曰。趙孟之所貴。趙孟能賤之。今無故爲所逐。貧無立錫。便足下韉。亦似張三郎借來。男兒不自立。遂一寒至此。大丈夫處世。當人求不當求人。位置高下。肉眼兒率以此論輕重。出處託身。蓋可忽乎哉。笑人曰。我亦云然。如我輩戀重聘。降身爲王侯寵妾。就使河東無吼。秋風不棄。而親鄰私語。目爲嬖人。怎能及平民一紙書。求配爲齊眉冢婦。又笑曰。此言亦大愚。身落火坑。莫諒心迹。誰肯娶我輩作妻者。生曰。不然。使畢生得一人知己。願獻長門。爲鑄金屋。笑人曰。是不難。我能爲翼賦之。陳夫人。君能爲彈琴之司馬長卿乎。畢生故質朴。正容答之。笑人乃自脫金釧二。爲戴於手曰。此妾簪體物。願留一以親君子。其一備僕馬易衣服。務極華好。十日後當早來。尙有要言相囑。畢生謹如命。十日有婢報一貴人至。羣姬爭迎。笑人知爲畢生。出較遲。佯爲不識。諸姬亦莫能辨。畢生入笑人房。少坐。即出。又入諸姬房。舉止甚豪。賞賜頗厚。尋亦去。由是日必來。來必酌。但不留宿。於諸姬無甚厚薄。私語亦誠靜。但不喜見生人。一日忽顧他姬。謂搗母曰。是兒解蕙。身價須幾多錢。搗曰。六百元。曰。老嫗疑哉。是兒小年紀。便值得如許。因指笑人曰。若是兒較大。不將索八百金乎。搗曰。貴人勿取笑。姐官們雖賤。不似賣婢。論吃飯年代多少。是兒吾所愛。不願使他去也。曰。撒賴。母子便恩好。那能留老大獨居。老嫗思重利耳。搗曰。不敢欺貴人。前兒六百元。不可少。是兒須倍之。惟貴人是擇。畢生有難色。明日復語。嫗守前言。占之。笑人吉。從之。別出金二百。爲嫗壽。曰。願假宅一月。此一月中。生出入無常。亦不留宿。笑人無他。寧惟日事烹飪。使奴僕送生寓。月將盡。人傳太翁命迎新婦。彩輿之麗。簫鼓之盛。儀文禮節之隆。笑人默收辭。母別諸姊妹。母錯愕。若失。姊妹羨豔。驚爲天人。久乃知畢生所爲。皆笑人之所指授也。今畢生得美人。載金居然。鉅富。笑人尤能持家。甘淡泊。得翁姑歡。吾不知畢生何福。笑人何取。畢生一人之身。何以始濁而終清。始塞而終亨。免脫何以不詭譎。燕私何以不及情。兒女何明。老嫗何惜。畢翁何見。貴及風塵。而祀祖告廟。使男子迎婚也。此

事去今未五年，吾亦不知珠湖曲。邗江濱，美人之餘風麗韻，猶有存焉者乎。於是在船諸人，時而驚，時而喜，時而慨歎，時而氣悶，時而點頭會意，時而稱是，時而憐，時而哂，時而咄詫，時而如身入其境，時而揣測，時而凝神聳聽，時而疑，時而快，時而起敬，時而代爲惋惜，代爲危，時而不覺失笑，時而眉一揚，時而鼓舞，時而癡坐，若有餘思，客談既終，船已泊岸，諸氣復作，而惟秀才之酸，內斂蒸鬱，化爲腹脹，極不可洩，潛滋暗長，散爲筆雲墨雨，瀉遍揚州，幻成夢境，遂使天下萬世有心文人，以氣感氣，以癡迎癡，忘其是夢非夢，屬揚州不屬揚州，但覺入鼻酸鼻，入心酸心，至於不能耐味者，則又取而嗅之，無端作惡，任其噴射，終不敢近。

明珠

出徐臨門遊暢樂園，見一少年軍官，戴硬礮球，拖老鸛翎，短襟皮靴，外罩福色得勝褂，站領三寸，倭緞絨邊，加如意頭，約寬一掌，前後從小軍數十，反縛私梟三五，行人讓道，勢甚烜赫，客告余曰：此雪中人也。由私梟投行伍得千夫長，兩年中緝私功甚大，爲制府寵人，即名姬明珠所從以終身者也。與明珠同時爲官夫人者二，一從納粟太守，與詩人小瓶有舊，小瓶聞之，意頗鬱鬱，明珠名較甚，與有舊好者，巨商達官，又不僅一詩人，而明珠獨從武士，從之誠是也。詩人清矣而貧，巨商富矣而濁，至若達官，多由科第，宜若可從者，然觀兩年邸報，廣西軍興，其間封疆顯宦，英雄俊傑，自不乏人，他如死守考棚，選得功名之士，大抵書生怯弱，賊來不懼，賊去不追，其狡者借團練爲掩耳之謀，託防堵爲脫身之計，幸其不至，以爲能守，乘其別竄，以爲能復，甚或因捐獲利，帶名冒功，罔上害民，無所不至，遠不如桓桓虎臣，手提三尺劍，向千軍萬馬中求馬革裹尸也。揚州咫尺金山，明珠私心，安知非抗懷古昔，欲仿黃天蕩故事，手執桴鼓，助男子酣戰，則前有紅玉，後有明珠，明珠可不爲暗投矣。明珠既嫁千夫長，益鼓勵，適制府拜印，進兵守九江，火令率邪勇以從，未幾制府退保省垣，遇害，邪勇亦先期逃歸，今者徐臨門女牆倒矣，暢樂園荒煙繞矣，而明珠之舊居亦蕪草矣，往事三年變端百出，恨不見雪中人左手提刀，右手握賊，如當日獲私梟時也。噫。

蘭娟

周生遺黜，復遊廣陵，客齋無聊，晝長欲倦，忽蕙娘攜一豔妝而至，曰：此蘭娟妹子，巨商申胥之外室也。申氏家法

嚴阿翁似閨羅老子。聞人聲色時。輒鬚眉怒張。申胥有笑名。申憚父。不敢公然委歸。俟得當以請。幸大婦賢。暫借家後園。近蘭妹所居。構小園。培花木。以爲宴聚藏嬌之所。蘭妹喜。則几席增輝。蘭妹怒。則賓朋失色。一言苟出。何求不得。蘭妹真尤物哉。余曰。同芳異妍。同目異憐。此蘭之所以居蓮前也。蘭媚本出山泉水。轉入清流。旣得申寵。名譽頗峻。乃復家居。年只十七。皮膚生蠶。能歌。聲細無力。舞態亦時流上下。誓效良家。二姬在齋。代理鉛墨。時或弄夏楚作戲。館僮嗔笑不休。蘭媚終生疎。以手引蕙娘辭去。他日有客告余曰。蘭媚從宦僕作婦矣。申不知也。余曰。噫。申富甲一郡。寵之專房。可謂恩矣。蘭媚以申餘光。時之有求於申者。欲媚申。必先媚蘭媚。鄙人又以耳代目。咸蓄多金。思一見顏色而不可得。即使宦僕感佩。擎一副逢迎骨。極力獻媚。度亦不過與申氏等。而名分已相懸天壤。且安知宦僕之所以媚之者。非爲申哉。失申失媚。眞矣。始而私通。繼而背從。犬馬有知。且將不食其餘。而謂能保安樂以終乎。其後宦僕果以牀頭金盡。棄之而逃。蘭媚仍歸舊居。日日豔妝。思一見申。申不與見。或曰。宜若可見。然是有悔心。余曰。否。不然。事之以義起者。可原。以情情無可原。斯其人不可測矣。使蘭媚終如此。不過一身餓死。萬一復進。自必工諛。蠱惑百倍。曠昔。一旦得志。勢難再辱。適有他變。未必不黨羽婢媼。勾引外姦。申氏之家。從此破矣。世豈無再離再合。不以爲恩。反以爲仇者乎。狼子野心。其性殊耳。吾方憐申氏前此之誤也。烏可以再。

熊雙玉

紅水汪。前明用兵之遺跡也。殺人如麻。血流成河。故名。居是汪者。爲熊家雙玉。領金釵一隊。朝妝暮花。晚妝欺霞。遂令人忘懷弔古。幾疑爲棄脂漲賦云。雙玉年二十餘。小巧姣好。額左有一青斑。人呼爲青臉熊。二娘家有小園。亭臺卵石爲路。林木少許。春之驚夏之蟬。時雜絃管。聲氣頗廣。吳雲淮雨。多聚於庭。又別蓄雛姬全部。便妝登臺。卽鄺獨步。於竹西稱極盛焉。然而利心太重。畝衆少恩。名譽既高。夜郎自大。今夫養女。猶治兵也。不能痛癢關切。與人一心。亦須作曹瞞假面目。平日分甘共苦。示以無二。待其視我。如指之於臂。然後可用。有功則賞之。有罪則罰之。罰若不忍而不得。不然者。雖小弗赦。雖愛弗恕。又時時訓以兵本爲民而設。犯民者罰倍。如是則嚴而不怨。事乃有濟。今雙玉不然。諸姬無過。携意則怒。及歌舞獲賞。以爲非我莫致。卽牀頭私贈。奪爲己有。見同輩則驕妬。

任意。不知逢迎何事。衣食何倚。來人稍平淡。輒冷目冰語。阻人千里。宜乎諸姬懷忿效尤。遇佳客則輕侮致去。而反結識無賴。暗相屏障。留起禍胎。此敗壞之道。而自我致寇。正不必伏於戎莽也矣。流寓姊妹。知其如此。其有才技者。多抽身遠去。所留皆碌碌因人者耳。壬子之夏。又遭綵雲之變。雄羆在後。衆兔皆走。而紅水汪一園。巖石枯木。真成熊館。泊乎事定。整頓殘旗。收拾退鼓。已不復能另樹一幟。壁壘一新。君子於此。知處衆之難。而人心之不可失也。

采珠

采珠號綵雲。雙玉之假女也。年八九歲。雙玉以數十金得之。教之歌舞。壓其曹部。貌妍秀。尤善言語。偶以事難之。不煩思索。出人意表。或反爲所難。吾郡申氏一門曲聖也。辛亥聚對山南社。見其便衣演下山一劇。時爲擊節。歎爲弗如。而步武流勳。雙翹不三寸。能曲折如意。時才十二三。簾內人窺之。都失聲呼絕。明年夏。首遊金沙兩月。聞人言曰。綵雲昇天。雙玉落海矣。月中有當道貴公子者。耳綵雲名。訪之。謂雙玉曰。是兒五百金可鬻否。雙玉以爲戲也。諾之。明日攜金至。雙玉以戲對。語頗悒悒。公子使人求得綵雲生父母。重聘使訟。邑宰幕僚。皆與公子有舊。訊雙玉。雙玉牴牾如故。懲責之。公子得綵雲。仍以五百金與雙玉。而綵雲一去。衆花無色。訪桃源者。輒一波三折。唱綵雲何在云。

花史氏曰。雙玉居奇。公子好色。皆私也。然而天心人意。若有偏私者。一則委諸泥沙。一則拔諸水火也。人心不可有私。有私。其亦知所擇夫。

月仙

人之遇合。洵有數哉。十年來好夢抽身。閒情著眼。久矣。雪淡溫柔已。辛亥虞揚州花月海。目不窺園。有飛紅入座者。安如家人。敬如賓客。非故矯也。唯產陳姬。從外家姓潘。驚張氏。名愛珠。字蓮君。號月仙。作畫小印雲仙。讖僅一月。萍蹤偶聚。求作書一。治鰓酬筆。涂月五日。以事見過。遽屏人語我曰。忸怩難顧矣。清晨口毒。有一言不實。皇天在上。當生生世世爲倡。我嫁君願否。余惶惑無以對。又曰。良家女年十九。尙早。我輩已晚。我蓄志六七年。苦無其人。今決矣。余少定。緩謂曰。卿意良善。但此終身事。前言從人。須相士三年。頗不謬。愛卿慎重。陳姬曰。我豈草率哉。